

# 書叢戰抗民華

## 子 桿 綫 電

種四第集劇戲戰抗

# 平

版出會進促育教民平華中

農民抗戰叢書：電綫桿子（劇本） 實價每册：一角  
編著者：周彥  
審訂者：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編審委員會  
發行者：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（長沙文昌閣六十六號）

26年11月

初版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長沙長治路鴻飛印刷所代印

# 電綫桿子

時間：二十六年秋天。

地點：平津路一個小車站附近的一個村子。

人物：

鄭老爹——一個七十多歲禿頭駝背的老頭子。

小蓮子——鄭的孫女，年十七八歲。

李二嫂——二十多歲的鄉下婦人。

二大媽——李二嫂的婆婆，年五十歲左右。

金子——李二嫂的弟弟，年十九歲，一個楞小夥子。

王老七——農民。

孫慶祥——農民。

大強——在北平念書的中學生，王老七的外甥。

日軍官。

日本兵。

巡警。

農民多人。

景：舞台上是一片原野，原野上點綴了斷壁殘垣——這是砲火的遺跡。近處是一間土房，土房對面兩株大葉楊直條條的矗立雲際，一根電線桿子正立在土房的旁邊，上面塗着一方塊白垩，白的上面寫着「46」的黑字，電線桿子後面一段破牆上貼着「大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」的佈告。佈告內容是說他們軍隊所到之處秋毫不犯，不過對於有不利他們軍事行動和破壞交通的人，當以軍法制裁。往遠處看可以看見隆起的土坡，坡上是鐵道。

這時正是下午六七點鐘的時候，夜幕罩下來了，土房上冒出白色的炊烟，秤鈎似的月牙掛在遠遠的樹梢上。

幕開時舞台上沈寂得聽不見一點聲音，鄭老爹坐在大樹底下一塊石頭上，吸着旱烟直着眼睛看着電線桿子，遠遠的有一兩聲火車的氣笛響，把這寂靜的空氣劃破了。

鄭老爹——「悶兒！悶兒！」一會兒也不斷的老這們叫，裝了一車一車的野獸來吃人，什麼世界。還覷着臉說秋毫無犯吶，咳！

小蓮子——（在內。）爺爺！您跟誰說話吶，天這們晚了，您先來吃

飯吧！

鄭老爹——唔！我就來了！——老天爺您千萬保佑這電線別出毛病，不然我這條老命，就算交代了。（入。）

（遠遠的有女人的哭聲，跟風吹得楊樹葉子沙沙的聲音這們一配合，讓人聽得身上發涼。忽然樹上老鴉飛起來了，呱呱的叫了一陣。一個披散着頭髮的女人從樹林中走了出來，手中拿着一根繩子，找合適上吊的地方，瞧瞧樹，太高，夠不着，最後把繩子拴在電線桿子的鐵鏈子上，上了吊，在微弱的月光中，只顯出一只慘白的臉。

小蓮子——（在內。）爺爺，我替您看一會兒吧！

鄭老爹——（在內。）不，你們小孩子不行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萬一你睡着了被人把電線給剪了，我這條老命就完了。（一邊說着一邊走了出來，方才被驚起的老鴉都歸林了，剩下最後的一只呱呱的叫了兩聲。）呱，呱，三更半夜的報你媽的喪！（仍然坐在樹底下吸他的煙，忽然想起電線竿子。）噢，電線沒有被人剪了吧！我得瞧瞧去！（猛然看見那只慘白的臉。）誰呀！你是誰？你在這裏做什麼？你說你在這裏剪電線不是？你要害我這條老

命嗎？（發現是一個上了吊的人。）哦啊！小………小蓮子，

小蓮子！

小蓮子——愛呀！爺爺，您叫我嗎？

鄭老爹——來，快來，瞧……瞧瞧電線！

小蓮子——怎麼電線讓人剪了嗎？

鄭老爹——不，你瞧瞧電……電線竿子上有人上吊！

小蓮子——哦！可不是嗎？

鄭老爹——看看是誰？

小蓮子——我看像李二嫂子！

鄭老爹——來，我們把她解下來，救一救她！

小蓮子——爺爺，我怕。

鄭老爹——傻丫頭，李二嫂不是整天跟你在一塊麼，有什麼可怕的！

小蓮子——爺爺，您瞧她眼睛老瞪着我，我怕。

鄭老爹——小蓮子，好乖，幫爺爺把她解下來，這也是善事呀！

小蓮子——爺爺您先過去！

鄭老爹——好，我就先過去！（兩人把她解下，放在地上。）

小蓮子——啞！氣兒都沒了！

鄭老爹——（搖頭。）不行了！

（這時遠遠有一個老婦人悲慘的喊「小虎子他媽！」的聲音，聲音平而直，一聲聲的由遠而近。）

鄭老爹——聽，這像你李二大媽的聲音，在找她的兒媳婦呢！你去告訴他！

小蓮子——愛啞！

鄭老爹——這電線沒有斷吧！我怎麼看不清楚呢？瞧我這眼睛真不頂事了。

二大媽——（手裏抱着一個孩子，拚命的跑出來，一邊哭喊着。）小虎子她媽呀！你怎麼忍心的死了，剩下了我們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我們怎麼活呀！

小蓮子——我說二大媽，您別哭了，招呼吓着小虎子。

二大媽——我可活不了嘍——我們的地叫日本鬼子佔去了，我的柱子叫日本鬼子拉去了，小虎子他媽又死了，我可活不了嘍！

鄭老爹——他二大媽你別老是鬼子鬼子的喊，讓他們聽見了可不

得！

二大媽——日本鬼子聽見了，把我拉去槍斃了更好，反正我活不了啦！

（陸續走上三五農民，王老七，孫慶祥也隨上，金子從人羣後面擠到前邊。）

金子——二大媽——

二大媽——你是金子嗎？你姐姐……

金子——姐姐怎麼啦？

二大媽——你姐姐上了吊了！

金子——噢，姐姐……姐姐！

二大媽——這個日子我可怎麼過納！

王老七——二大媽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！

小蓮子——是呀！今早上我還看見二嫂子好好的在洗衣裳啊！

二大媽——都是那些絕子絕孫的日本鬼子害的呀！上個月日本鬼子把我們的地佔去了造什麼飛機場，後來又把柱子拉了去給他運子彈，去了頂現在有了半個多月了，也沒有回信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！



小蓮子——二嫂子太想不開了，二哥早晚得回來，也不至於不分皂白的就尋短見呀！

衆——是呀！

二大媽——還不是爲這個呀！是今天天毛黑的時候，兩個短命的人本鬼子喝得醉醺醺的撞到我們家裏去了，一把就把小虎子他媽拉住了，一脚把我踢了出來關在門外邊，街坊聽說是日本人鬧事，誰也不敢管，我等他們走了進去一看，小虎子他媽披頭散髮的簡直不像人了。

鄭老爹——真是切數。

金子——他媽的。

二大媽——她正拿着菜刀抹脖子呢！我好不容易給搶下來了，她說她沒臉見人咧，對不起柱子咧，我變着法勸他說，這年頭也就沒法講什麼貞節啦！誰叫鬼子佔了咱們這村了呢！咱們吃了虧只好忍在肚子裏，就譬如叫野狗給咬了，叫狗咬了，能跟誰講理去？

鄭老爹——對了，只好忍在肚子裏！沒法子，這年頭。

二大媽——她當時也就不哭了，我滿以爲這過節就算完了，誰知道一

轉眼的工夫她就跑出來上了吊了。(哭。)天呀！我可活不了嘍！

金子——在那兒上的吊。就在這電線竿子上嗎？

小蓮子——對了，就在這電線竿子上！

金子——這不是日本鬼子新栽的電線竿子嗎？(他有所決定，匆匆的跑了。)

鄭老爹——噢！我還忘了，小蓮子你給看看電線沒有壞吧！我這眼不受使。

孫慶祥——鄭老爹，這兒都出了人命了，您還管他們的電線壞不壞吶！

鄭——這電線竿子就是我的命呀，他們把這根竿子交我看着，這線要壞了，他們要把我拉去槍斃呀！

二大媽——(哭。)小虎子他媽呀！你怎麼這們忍心呀！拋下我們這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我們可怎麼過關！

王老七——二大媽您也別傷心了，這是鄭老爹說的劫數，咱們村子該着遭這一劫，只好認命吧！

二大媽——劫數？我沒造過孽呀！連一些螞蟻我都擔着心怕把它踩死，我們爲什麼要遭這劫呀！

小蓮子——是呀！日本人把咱們這村用礮給轟得差不多都光了；把咱們莊稼都割了；把咱們地都佔了造飛機場，把咱們人逼死了，他們無惡不作，爲什麼他們不遭劫？

王老七——聽說他們在北平把年輕的學生一汽車一汽車的逮去槍斃，我的外甥大強也在北平上學，現在死活都不知道。老天要讓他們也遭遭劫，真是太不睜眼了。

鄭老爹——不要忙，老天有眼睛的，早晚有一天他們也要遭劫的。

二大媽——我求求老天爺快派些天兵天將把這些魔王收了去吧！不然我們簡直沒有日子過了。

孫慶祥——求老天爺沒有用處，只有等着我們自己來把這些殺人的魔王殺盡了，我們就能太太平的過日子了。

鄭老爹——你們年輕輕的別這們信口胡說什麼殺殺的，讓日本人聽見不是玩的，——他二大媽，人已經死了，現在說什麼也沒有用了，你趕快給她張羅張羅後事吧！

二大媽——張羅後事，可讓我怎麼張羅呀！什麼都讓鬼子搶去了，現在連飯都吃不上呢！唉！我真不如也跟她一塊兒死了。

王老七——二大媽，您可死不得，您一死，小虎誰帶呀！李家就這一條根呢！

孫慶祥——是的，您總得把小虎子招呼大了，他爸爸的仇，他媽媽的仇，都要等他來報呢！

二大媽——小虎子，小虎子，老天保佑你沒災沒病的長，長大了給你媽媽報了這仇！

鄭老爹——死人入土爲安，這年月也不能講究了，家裏總該有席吧！找個席捲捲埋了吧！慶祥你住的離她們近，你幫着擡回去吧！

二大媽——噢……噢……噢，小虎子別哭，乖乖的睡覺！

鄭老爹——你們快回去吧！天涼了，留神虎子受了涼。

金子——（匆匆的從後而跑來，手裏拿着一把斧頭，在大家沒注意的時候，三斧子把電線竿子砍倒了，一邊砍一邊罵。）我讓你狗娘養的日本鬼子在這裏立竿子。

小蓮子——金子……你……（話沒說完電線竿子已經倒下來了。）

鄭老爹——金子……你……你坑了我嘍，你要了我的命嘍！

二大媽——金子，你怎麼……

金子——咱們村子裏的地，他們隨便的立他媽的竿子，還逼我姐姐上吊，那還不給他砍了。

王老七——你這禍可闖大了。快看看還能給他照樣立起來不？小蓮子——完了，立不上了，電線全斷了！

鄭老爹——你可說了，你砍的！

金子——沒錯兒，我砍的！

鄭老爹——好，你們諸位瞧見，你走不了啦！我不能把我這老命送在你手上，好，我把你交……交給日本人，你們諸位都瞧見，這是他砍的！

金子——我砍的，我要把他們立的竿子都砍光了。

二大媽——金子……砍了他們的電線竿子，要槍斃呀！

金子——槍斃？

鄭老爹——你自己已經招了，不能怨我——我得把你交給日本人。走，你跟我走！

金子——槍斃……噢，天呀！我不能死，我要活着……我要活着！鄭老爹——你要活着，誰也要活着，日本人派我替他們守着這電線竿

子，破壞他們的電線的，就抓去槍斃！

二大媽——噯噯！這真是怎麼得了呀！金子你……你求求鄭老爹，求求他老人家放了你！

金子——鄭老爹，我……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吧！

鄭老爹——放了你？放了你，我就得替你去死，他們要把我抓去槍斃了。

金子——鄭老爹我……我……我不能死，我死了我的瞎眼的媽就……就要瘋了，鄭老爹您……您放了我吧！

鄭老爹——不，不能，我也要活着，我有我的小蓮子，我不能替你去死！走，我一定得把你送去。（拉住了他走。）

金子——（跪下。）鄭老爹……鄭老爹，您放了我吧！您可憐可憐我瞎了眼的媽，她的女兒死了，她就剩下這一個兒子，再死了，她就活……活不了啦！

鄭老爹——我不能，我決不能，我決不能放你——我不是不可憐你，可是我沒有法子，我沒有法子呀！

金子——鄭老爹您是慈悲心腸的人，您總不忍看着我死吧！您……

您饒了我吧！

鄭老爹——告訴你我決不能放你。我可憐了你，日本人不會也可憐我的。我是看着這竿子的呀！

金子——（倔強的立起。）「決不能放，決不能放。」好，我……我去死。你把我送給日本人去槍斃吧！你……你這老漢奸。

鄭老爹——什麼？你……你罵我！

二大媽——金子——金子你別——

金子——你是漢奸，你是漢奸，你給日本人看電線竿子，你逼我們中國人去死，你等着總有一天你會得到報應的。

二大媽——金子，金子，你怎麼啦，你怎麼對鄭老爹這們說話！你應當去求鄭老爹，去，去求鄭老爹。（向鄭。）噢！鄭老爹，您別生氣，他……他是小孩子。

鄭老爹——我……我不生氣。他罵的對。我在這裏給日本人看電線，可是我沒逼我們中國人去死！

二大媽——那們您就放了他吧！

鄭老爹——我怎麼能放他，放了他我的命就完了。

二大媽——金子——來，跟我給鄭老爹磕頭。（兩人都跪下。）

鄭老爹，您可憐可憐他瞎眼的媽。他媽靠着活着，他剛娶了媳婦。他要一死，她們都活不了啦！您可憐可憐他，放了他吧！

鄭老爹——放了他，日本人要把我拿去槍斃。你們忍心瞧着我這七十歲的老頭子這樣死嗎？

二大媽——您這們大的年歲，他們不會把您槍斃了的——您是知道的，他們唐家四房就這們一條根了，他不能死，他死了他們唐家會出十來條人命。

鄭老爹——你們起來說！

二大媽——那怕等他媳婦有孕再把他送給日本人去呢！他們唐家也不至於絕了。您一向是心慈面軟的，您就放了他吧！

鄭老爹——（默然片刻，毅然的說，）好，你們起來！

金子——鄭老爹，您答應了，您答應放我了！

鄭老爹——唔……

二大媽——金子快給鄭老爹磕頭。（金子磕了頭站起。）

小蓮子——爺爺，您不能放他，您不能，您不能替他去死！



鄭老爹——屢……

小蓮子——爺爺，您說，不放他走，您說呀。噢，我不能看着爺爺被日本人槍斃了。

金子——鄭老爹，您說了，您已經答應放了我啦！

鄭老爹——是的，我放了你了。小蓮子，我放了他了。我已經是七十多歲的人了，不被他們槍斃也沒有幾年的活了。金子他正年輕，比我有用處。

小蓮子——我不讓爺爺替他去死。

金子——噢，鄭老爹您跟我一塊兒走，我們走得遠遠的，他們捉不到我們——您走不動，我可以背着您。

小蓮子——對了，爺爺跟他一塊兒走吧！您不要顧計我。

王老七——鄭老爹您不能走，您要走了日本人就要把我們四鄰都拿去槍斃了，那是百十來口子的人命呀！

鄭老爹——金子，你走吧！不要管我了——小蓮子，我已經七十多歲了，就是早晚的人了，死了也沒有什麼冤枉。日本人的氣這兩個月來，我也受夠了，再活下去將來他們還要給你更大的罪受呢！——